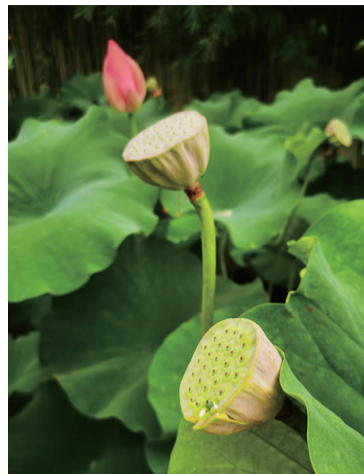


世间繁华

## 人间清醒

●张羽



## 蓬塘

●陈焕焱

芙蕖拟卷衣，  
藕实金欲成。  
未见蜂王筑，  
勿取池中伶。

## 赏葵

骄阳钟情谁？  
唯有葵花精。  
日出望东海，  
日暮西山行。

## 凌霄秀

凌霄向日生，  
花开笑迎风。  
传说守门将，  
喜迎各路侯！

## 向阳而生

●隋玲玲

笑意盈盈的一片红  
生机盎然的一抹绿  
一缕缕阳光的暖  
温润情谊浓浓

一盏灯  
映照孤独的身影  
执笔青墨笔耕不辍  
那是奋斗不息的你

一本书  
伴随澎湃的旋律  
披荆斩棘纵横捭阖  
那是天马行空的你

风雨交加的夜  
历练了根和骨  
秉承信念风雨无阻  
那是意志坚定的你

清风携着夏韵  
吹来自由和花香  
洗去了疲惫和忧伤  
毕业前的点滴记忆  
萦绕搁浅在时光深处

人生之路漫漫  
愿我们能像向日葵  
即使命运坎坷  
也要挺直脊梁  
永远向阳而生

转到她面前，三人惊呼：“这哪像九十多岁的人，说您六十岁还差不多呢。”

这可不是一般的客套话，单从妈妈的脸来看，简直就是事实了。妈妈慈眉善目，脸上几乎没有皱纹，眼睛亮亮的，就像襁褓里的幸福宝宝在对人笑。

“彭老师，您还记得我是谁吗？”高处长问。妈妈仔细地端详她，傻傻地回答：“你是来看我的人。”

聊天时，客人问妈妈平时做些什么，我从书房取来妈妈写的小楷：“她每天练字，现在拿起毛笔手还不抖呢。”看到妈妈抄写的《论语》非常工整秀丽，他们感叹道：“这心得多静啊！我们这些人心里都浮躁了，哪能写出这样的字！”

问起妈妈的过往，妈妈想了半天，不好意思地说：“我记不得了。”我代替妈妈回答：“妈妈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当俄文翻译，结婚三个月，爸爸就蒙受不白之冤面临‘流放’。单位领导劝妈妈离婚，‘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弃我丈夫。’妈妈离开了北京，随着爸爸漂泊于贵州、四川、湖南，吃了很多苦。直到拨乱反正恢复工作，她去了你们学校。”

这时，妈妈似乎想起了什么：“没有吃苦，没有吃苦。我这辈子享福了。”大家问：“您享什么福了？”追忆往事，妈妈的表情又激动又幸福：“冬天地里没有活干，我就和农民一起用棍子在地里敲碎土块，松土。中午就在大树下，枕着石头睡觉。我什么样的日子都过过，不是很有福吗？”

临走时，高处长握着妈妈的手：“老人家，您还有什么要求就告诉我们。”这一次，妈妈很清楚地回答：“没有没有，我这辈子没有做出什么贡献，组织上还对我这么好，我很惭愧。路远，明年别来了，还有许多更困难的同志等着你们去照顾呢。”

听妈妈这样说，高处长心生感慨：“难怪老人家能这么长寿，吃了那么多苦，还能有这样一张笑脸。”

人生真味

## 乐琴书以消忧

●薛原



都做了细致的考证。

尤其是对温州籍现代文人作家教授们的考证呈现了方韶毅的固执或说倔强。譬如他在《一生怀抱几人同》一书后记里说，他在写法上仍然是延续《民国文化隐者录》的路数，偏重于对人物琐碎行止的钩沉，注重“小人物”的挖掘与还原。对于那些少有人关注的“配角”，他更想探究真相。在他看来，这些被忽视的小人物，“何尝不是芸芸众生的常态。历史长河流淌而过，能让人记住的名字微乎其微。绝大多数人，活着的时候就被淹没了”，这也是他努力挖掘和还原“小人物”的情结所在。

方韶毅十多年前写的《我家书房》一文，应该是对他读书生活的一个小结。在他看来，拥有一间书房，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不必在乎书房的大小和书的多少。当时的他存有七八千册书刊，却并未拥有一间真正独立的书房……现在距离他写这篇《我家书房》又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他也早离开媒体去温州的高校任职，他家的书房应该也已旧貌换新颜了，但他的读书与写作仍然固执地聚焦于温州的故人与故事。

## 征稿启事

来稿要求 1000 字—1500 字左右，内容要有细节、有故事、有真情，而且一定要原创，题目、角度、文体均不限。投稿邮箱：zaobaofukan@126.com



扫码关注  
“文化青島”

“小红，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想不起你名字了呢？”95岁的老妈早上醒来，一睁眼看见我，若有所思地问。“那你还记得我是谁吗？”我笑着说。“你是我女儿，这我当然记得。”“行，你记住的都是重要的事，不重要的事，忘了就忘了。”

信不信由你，就我妈这脑子也能处理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

上一位保姆小宋，看起来很热情，也能干。我曾悄悄地问妈妈对她是不是满意，妈妈想了半天，说：“我现在不会说了。反正，过得去。”

有天早上，妈妈坐在床上，我和小宋站在床边。妈妈突然对我说：“她昨天夜里打我了。”我大惊，小宋很尴尬：“姐，你信吗？”“我不信你会有意打她。”然后我又对母亲说：“你肯定夜里不好好睡觉，一次次叫人起来，谁也受不了。以后，你乖一点好吗？”妈妈点点头：“好。”我转身对小宋说：“以后对妈妈要更有耐心一些啊。”小宋低头不语。我想，幸亏妈妈把话摆在桌面上，要不我就不好处理了。

没过多久，我亲眼看到小宋对妈妈不耐烦，批评她几句，她一脸不屑：“我就这张脸，你爱看不看。”于是，我们只能另换保姆。

过了一阵子，我问妈妈对新保姆满不满意，妈妈想了想，说：“她力量大，推我出门，还给我搓澡，清理卫生，做了许多事，我不能要求太多了。”

以往，妈妈工作过的大学每年都会派人探望仅有的几位离休干部。由于疫情，这项工作停了三年。今年中秋节前，学校老干处处长又带人专程从济南到青岛看望妈妈。

一早，我们把妈妈收拾整齐，用轮椅推到客厅等着。客人进门，妈妈背对着门，没回头，像个木头人。我领着客人

十多年前，我策划组稿了一套“枕边书”丛书，也就结识联系了一些外地的作者，其中一位就是温州的方韶毅。他最初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钻牛角尖和不容易通融的人。譬如，我约他写一篇他家书房的文章再配上几幅照片，他直接回一句他还没有书房，我说你的书放哪里呢？他答就是在客厅的书架上。我说你的客厅不就是你的书房吗？他再回一句这怎么能是书房呢？后来我又约他写一篇关于温州独立书店的文章，他更是直接回一句本地没有独立书店。就在这一来二往中，也就了解了性格上的耿直和对事物的不苟且。

不过，最后方韶毅还是写了一篇《我家书房》，也写了他对温州已经倒闭的独立书店的记忆。后来，我经手编了他的第一部书稿《民国文化隐者录》，所写都是温州籍现代文人与作家的考证与梳理。至此，也才了解他的阅读聚焦和写作的范围，就是围绕温州籍现代文人作家学者们的人生与著述，尤其是打捞那些已经被遗忘或湮没的“文化隐者”，也是对乡邦文化和地方文献的关注与投入。

现在看，这十多年来，方韶毅的阅读视野或说聚焦的温州文化专题一直没有改变，或者说这些年来他一直沿着给自己竖立的目标在努力着，就像他一直在倾力主编的《瓯风》系列，挖掘梳理着温州地方文化和人物，其编写的态度就是以“可靠、可读、有料、有趣”为准绳。用他自己的解释，所谓“可靠”摆第一位就是首先讲准确度；而“有料”次之则是说文章要有新材料；至于“可读”与“有趣”，则是文章写法要贴近读者，这也是他给自己悬挂的目标。也像他在《乐书小集》一书的序言里所说“乐琴书以消忧”，这些年来，他乐在书中，又何止只是消忧。而他的一本本新书也在呈现着他的收获，譬如《东嘉故书谭》《一生怀抱几人同》等结集。

从《民国文化隐者录》，到《东嘉故书谭》，再到《一生怀抱几人同》，方韶毅的视野和挖掘一直聚焦于温州现代人物和图书。正像陈子善在《东嘉故书谭》一书的序言里所说，所谓“东嘉故书谭”也就是漫谈与温州相关的各种“故事”，方韶毅谈温州“故事”当然有明确的范围，这就是限定在晚清民国时期，这一时期印行的书刊，只要作者是温州人氏，只要被他纳入视野，他就会投入精力去搜集和考证。而且他的视野还十分开阔，他所谈的这些温州“故事”，涉及的领域覆盖历史、教育、心理、语言学 and 数学，还有谈国际问题的，甚至还有谈育儿、马术和柑橘改良栽培法的……他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故事”不仅仅只做了提纲挈领的评介，还对这些书的作者不管是有名还是无名的也